

和萌狼交換問題



很抱歉萌狼很早就提過交換問題的事，被我一直咕咕了許久。拖延症晚期有藥麼

我的提問和萌狼的回答

可以去萌狼的博客上看呀

Q1：除了博客的「关于」页面以外，还愿意再向咱介绍一下自己嘛？

介紹自己啊。寫子刪刪子寫，不知道該介紹點啥 就說點自己的興趣？

喜歡自由開源軟件，喜歡 Arch Linux。喜歡這些倒不是出於 RMS 和 FSF 那樣道義上的原因，我覺得商業軟件公司要賺錢吃飯也是無可厚非的。

喜歡自由軟件是因爲，當我需要知道它到底怎麼工作的時候，有可能去挖代碼，必要的話能去改代碼。當然我一個人肯定不能讀所有在用的軟件，但是我知道我有讀和修改代碼的權利的話，那麼我認識的朋友們也同樣有這樣的權利，我不認識的廣大社區有千千萬萬的人也同樣有這樣的權利，從而我相信當我遇到問題的時候不至於卡在某些人某些公司某些集體的決策上而無法解決。

基於這個理由，我對開源社區也同樣有公開全部細節的期待。我喜歡 Arch Linux 因爲即便它的內部決策只是一小波人，但是導致決策的討論以及決策的執行方式全是公開的，可以在網上翻閱，可以追根溯源，這讓我有種安心感。就像我不喜歡 Manjaro 的一點是它有太多細節是翻閱不到的，雖然它也是開源社區，但是打包細

節翻閱不到，包列表翻閱不到，決策的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也翻閱不到，通常就只是在他們的論壇上發個通知了事，這我很不喜歡。

除了喜歡自由開源軟件之外，可能我在網上比較有特點的地方是用繁體字了吧，也曾經年幼時在水木社區和別人因為這個吵過嘴，也在知乎上寫過篇「在知乎用繁體字是怎樣一種體驗」。致力於在我存在的地方爲繁體字愛好者們提供一個安逸的環境，不過好像最近也不見很多反對的聲音了。

除了網上之外，現實中的自己嘛，特點可能算是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兒了……一個漂泊的人。小時候8歲前在陝西長大，把自己當作陝西人，但是身邊的鄰里街坊們卻以河南人和江浙人居多。廠辦環境，好幾個大型重工都從江浙搬到了陝西秦川一帶，加上國共內戰的時候河南黃河缺口造成的難民慌西逃，構成了當時廠辦的主要人口拿着城市戶口，反而是當地的陝西人都是農民戶口，於是和廠辦子弟們形成了鮮明的隔閡。我對社會主義，對蘇式廠辦，對整個國家結構的理解大概也是從那兒來的。跟着鄰里們學會了河南話，在家裏說普通話，從老一輩們身上又學會了江浙的語調。都說一個廠辦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那時候的環境可能算聚集了全國東南西北的樣子吧。8、9歲左右隨父母到了上海，因為不會說上海話受同學們排擠，倒也不是很在意，漸漸和同學們學起了上海話，可能還參雜點爺爺奶奶的江蘇方言。十多年後考入大學，五湖四海的同學都有，就不算是在上海了。大學畢業來了日本，一晃又是7年過去。至此我大概比起同齡人接觸到更多全國各地的人，也分不清自

己的歸屬地了。但有一條，我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爲自己是個中國人自豪，覺得雖在他鄉，該爲中國做點自己的貢獻。

Q2：现在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到的呢？

farseerfc 這個名字嘛，來自 firechild 這個更早的網名，和魔獸爭霸裏面 farseer 這個英雄。farseer 本算是 English，以日耳曼語系的構詞法再造的英語詞，對應拉丁構詞法的話 far = tele，seer = visioner，於是 farseer 也就是 tele-visioner，看得遠的人，電視一詞 television 的原本的詞幹的衍生詞。不過說爲什麼選 farseer 這個名字，更多是爲了符合 fc 這個縮寫，而 fc 來自 firechild 這個詞。再深挖黑歷史也不再有什麼意義了，farseerfc 作爲網名只是一直以來的習慣吧。

Q3：觉得咱俩之间最令汝印象深刻的时候是什么？

近期來看，印象最深刻的可能算是起草 Arch Linux 中文社區交流群指引吧，看得出萌狼對社區發展的熱心和好意。

再往前，印象深刻的時候可能是萌狼用 Pelican 搭博客吧，最初認識萌狼的時候覺得是 MediaWiki 方面的行家，還以為博客也會繼續用 MediaWiki 打造，沒想到能吃了 Pelican 的安利，外加萌狼寫博文的產量着實讓人望塵莫及。

然後 ArchWiki 上 Beginner's Guide 被刪除之後，萌狼的博客多了一篇為新人們寫的入門安裝手冊，配有完整截圖指引，詳盡程度令人感嘆。感覺得到萌狼作為一個「過來人」對新人們的照顧。每次羣中鬧起爭執，老用戶們對新人發起調侃的時候，也是萌狼站出來為新人們解圍，幫助有能力的人適應羣裏的討論環境。或許最初寫交流羣指引的時候也是出於這樣的良苦用心吧。

Q4：对咱的印象怎么样？

最早來 Arch Linux CN 的時候，似乎萌狼還不叫萌狼？不記得那時候用的名字了。只記得來自 AOSC，和那邊一衆談笑風聲，着實令人羨慕，經常跑他們的聚會也令人羨慕。

後來有了萌狼的名字，群裏的狼們也漸漸多了起來，一時間都分不清哪個狼是哪個了。不過萌狼的口癖和說話方式總是在狼羣中非常有標誌性。

後來似乎發生了好多事情，我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敢妄加揣測。萌狼開始變身音遊大佬，羣裏的別的狼們漸漸也各忙東西。不知道什麼原因，萌狼會偶爾退群，想問下前因後果，又覺得自己不該多管閒事。不過無論萌狼退羣多少次，總是在默默關心着社區發展，關心着新人融入社區的環境。

似乎萌狼加入了 FSF ？玩起了 Parabola ，玩起了 linux-libre 。有能跑起完全自由的發行版的設備，這一點也非常令人羨慕。似乎有很多設備，但是似乎又很不滿於現狀。看得出萌狼爲了理想放棄了很多東西，或許大家都是如此吧，也或許只是我多心。

還有就是萌狼用 Gnome ，感覺 AOSC 那邊很多人都用 Gnome ，給 Gnome 貢獻翻譯之類的，萌狼或許也是其中一員。DE 黨爭是水羣久勝不衰的話題，或許我也有些責任，但是我覺得以發行版角度而言 DE 多樣性非常重要，萌狼在社區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Q5：在汝用过的 GNU/Linux 发行版之间汝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为啥

咧？

最喜歡的當然是 Arch Linux 啦，喜歡的理由前面 Q1 算是提到了一些。其實別的發行版的很多特性也很眼饞，眼饞 Fedora Silverblue 的 A/B 更新機制，眼饞 Fedora 的 SELinux 和諸多企業級特性支援，眼饞 openSUSE 的 OBS 和 btrfs 支持，眼饞 debian 的小巧和細化打包，眼饞 NixOS 的函數式包管理，眼饞 Gentoo 的可定製性，眼饞 Parabola / GuixSD 的完全自由。

但是總得來說，Arch Linux 提供的基礎足夠讓我折騰系統成自己喜歡的方式，足夠順手，也在需要軟件的時候足夠自己打包使用，不需要等待某些遠在天邊的議會做決策，或許是讓我留在 Arch Linux 的原因吧（當然更大原因可能是因為慣性）。發行版之間的技術區別可能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該幹活的時候能找到幹活的人，這一點 Arch Linux 還是有很多人在認真做事的。沒有繁瑣的議會投票表決，沒有細碎的打包步驟，用最快的方式把活幹了，這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

或許有一天，幹活的人沒了，或者我想要的特殊特性因為太複雜沒人想帶頭幹，而別的發行版有，那時可能我會換去別的發行版吧。又或許我會自己幹，誰知道呢。

比起發行版之爭，甚至比起 Linux/Windows/macOS 的桌面系統地位之爭，可能日後更關鍵的是別的平台 比如 Android 在手持設備甚至物

聯網設備上的興起導致的 PC 桌面的衰落。雖然這些新設備大多都是跑着 Linux 的內核，但是其上的生態環境不能說像 GNU/Linux 那樣自由。這一點上，自由軟件該如何發揮優勢 爭取用戶和生態可能是更關鍵的。

當然這些都於我而言過於遙遠，一人之力難挽狂瀾……我只希望自己和朋友們所在的自由的土地能保持下去，或許我也僅能做到這些。

Q6：在 Arch Linux 做 Trusted Users 时有没有什么心得？

說來非常慚愧，做 TU 這麼4年了，實際做的事情着實有限，只能隔幾天打打包而已。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自己上面也說了有幹活的人最重要，設身處地深刻體會到在開源社區的諸位志願者們大家都不容易。

TU 應該做的事情，細數一下除了給 community 打包之外，還有處理包的 bug，處理 AUR 的爭議，測試新包給反饋，以及溝通和反饋上游。反觀自己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比起肥貓和其他 TU 們的辛勤，總覺得自己不夠格。「精力有限，憑着志願者熱情」，什麼的說辭可以說很多，但是良心上對着自己熱愛的事情卻不能百分百撲上去做，真的沒有顏面腆着臉說……

打包和溝通上游之類的心得倒是有不少，也一直想寫點筆記記錄一下，挖坑卻沒時間填上。該說，或許應該換個本職工作了，又想，孰重孰輕哪邊是本行需要自己掂量。

Q7：有什么话要对咱说嘛？

不知何時起，不知萌狼經歷了什麼，有時候感覺萌狼傲嬌的性格讓人看不透，不過事後能看出萌狼都是本着好心。或許，如果能更坦誠一些的話，也能更融入大家吧。雖然我也沒資格這麼說。

像前面寫的，隱約能感覺到萌狼似乎爲了理想放棄了很多，孰重孰輕是每個人自己的權衡。

以及還有感謝，感謝萌狼把我當作朋友，感謝萌狼的耐心。

最後還有抱歉，這篇拖了太久，是該治治我的拖延症了。

